台南應用科大學報 第32期 生活藝術類　頁049-068　中華民國102年10月

方寸天地－乾隆皇帝書畫鈐印之研究

覃瑞南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副教授

摘要

乾隆皇帝萬幾餘暇，熱衷收藏、觀覽古今書畫，兩岸故宮博物院的書畫收藏，大半都曾經過乾隆皇帝的翫賞與鑑定。乾隆皇帝觀覽之時，常於佳作神品之上，留下題詩書跡與鑑藏鈐印，書寫與寄印既多，改變了作品的原貌，遂常為後世賞家學者所議論。

本篇論文擬從歷代皇室鑑藏印璽發端，瞭解御用書畫鈐印的源流與做法，繼而審視現有故宮博物院的書畫藏品，檢視其中出現的乾隆御用鈐印，作一歸納與整理，瞭解書畫用印的形式、名稱與規格，探究其鈐印的習慣與規制，鈐印內文的出處與涵義，繼而舉出例證的書畫作品，論述乾隆御用鈐印和作品結合的狀況，在藝術收藏與鑑定上所產生的意義，最後探討乾隆鈐印在中國美術史所衍生出來的影響。

關鍵字：乾隆皇帝、書畫、鈐印

Square Inch World - The Research of Qianlong Emperor'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Seals

Tan Jui-N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Qing Dynasty Qianlong emperor craves looks at ancient and moder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e collection of both Taipei and Beijing Palace Museum, most of probably enjoying and appraisal by Qianlong emperor. To left behind the inscribing a poem with reflecting the seals when watching. Too much calligraphy and seals to Changed the work original condition, then often be suffered the criticism for the later scholars.
This paper plans from all previous dynasties imperial family to reflect the seals start, to understanding emperor seals for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istory. Subsequently carefully examines to have Palace Museum'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llection, will appear Qianlong seals to make an induction and reorganization. The research uses seal's custom and mode, understands the form, content and specification, to elaborated the Qianlong seals and works matching situation, in significance which in the art collection and appraisal produces. Final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esthetic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art.

Keywords: Qianlong emperor,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seal.

壹、前言

乾隆皇帝的書畫收藏，是兩岸故宮最大的藏品來源和內容。藝術史學者對乾隆皇帝的庋藏書畫，或有褒貶損益，如：乾隆皇帝所藏書畫的真偽、個人鑑定能力的可信度？如：乾隆皇帝所書題跋和鈐用鑑藏鈐印，其對作品原貌的影響？本論文擬從歷代皇室的鑑藏印璽所俱備的意義為發端，繼而將乾隆皇帝的鈐印進行歸納與整理，探究其用印的習慣與方式，瞭解鑑藏印璽在整個乾隆皇帝的書畫收藏中，所表現的內容，呈現出乾隆皇帝鈐蓋印璽的幾種模式，作為書畫界評定書畫真偽與等第的參考。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本文根據乾隆朝所編纂的文獻史料，以及《石渠寶笈》、《秘殿珠林》[1]各編所登錄，且現存於世的書畫名蹟，兩相對照和印證，採用觀察、分析、排比、歸納和統計法而完成。書畫名蹟以兩岸故宮博物院所藏為主要研究對象，文獻資料則以清宮留下的直接史料、文獻檔案為優先，並參酌中外藝術史學者的研究論著，對乾隆皇帝的書畫鈐印，做一探討和研究。

研究書畫鈐印，需參閱鑑賞辨偽的考據書籍，如：徐邦達著《古書畫鑑賞概論》、王以坤著《書畫鑒定簡述》…，從中汲取系統性的鑑賞方法，繼而比對乾隆皇帝所進行的鈐印用法，以便分析出其鈐印的特色。

古書畫作品上鈐印的觀察和研究，可從乾隆皇帝敕令編撰的典籍《石渠寶笈》與《秘殿珠林》發端。特別是在乾隆皇帝的題跋和鑑藏印璽方面，其書寫和鈐印位置、範圍，著錄不可能詳細記載，但是在書畫本幅上，卻可能造成整幅作品原貌的改變，因此面對原作加以考證，是有相當重大的意義的。舉例來說，乾隆皇帝晚年觀覽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時，在後隔水上御識：「予八十有三，不用眼鏡，今歲詩字每艱，於細書命董誥代寫，亦佳話也。御識」此段話未曾在《石渠寶笈》三編收錄，其他出版品、複製品都著重在〔快雪時晴帖〕本幅的呈現和討論，而忽略了此段的登載。即使是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心編纂的《故宮書畫錄》，對於此段文字的處理是：「各幅乾隆題詩記語，共七十則，文俱不錄。」[2] 因此，只有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該幅藏品時，仔細觀察實物，方得發現。該段御識的出現，對晚年乾隆皇帝的「代書人」問題，有極大的學術價值。在撰寫本文時，查閱所有文獻書籍，並無「代書人」的相關資料，不料竟在書畫藏品上發現，可見實物的考證，自有其正面的意義。

---

[1] 清、阮元等奉敕撰，《石渠寶笈》、《秘殿珠林》，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秘殿珠林》收錄內府宗教性書畫的寶蹟，《石渠寶笈》則收錄內府一般性的繪畫和法書。總計《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全書，凡三編，初編2冊（秘殿珠林1冊24卷，石渠寶笈1冊8卷）；續編8冊（秘殿珠林1冊，石渠寶笈7冊）；三編10冊（秘殿珠林1冊，石渠寶笈9冊），各編均附索引。

[2] 《故宮書畫錄》卷三，p.4。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印行。該書對乾隆皇帝的書畫題跋，除特別重要者，皆以「詩文不錄」來處理。因此若要詳查原文，必須翻閱《石渠寶笈》或《秘殿珠林》各編，但晚年乾隆所書跋語，不及登錄續編者，在嘉慶所纂三編時，大都被省略而不錄。是以對故宮文物之研究，仍需以「原件」觀察、考證為主，文獻典籍為輔。

鈐印的查閱以乾隆時期彙編的《乾隆寶薮》[3]為主要依據。《寶薮》的編纂是起自乾隆皇帝的構想，乃搜集清代皇帝御用鈐印，編成冊頁，以流傳後世。《寶薮》自康熙皇帝開始收錄，製作的每朝皇帝《寶薮》一般都是一式三份，其中一份存于宮內，一份存放皇史宬，另一份則與寶璽一起存放于景山壽皇殿。

乾隆皇帝曾撰《匣衍記》記載說明了鈐印的收存：「匣衍記有三：一以志交泰殿所藏御用國寶，一以志端凝殿所藏御用朝珠，一以志壽皇殿所藏御用諸璽。……復於乾隆四十六年冬，敬將聖祖、世宗常用諸璽，及又名為自青宮至御極以來數十年中所用諸璽，製為寶薮匣，並預裝空冊，亦訂為二十五層，貯于壽皇殿，以備將來依次存貯簽用，世為法守。」[4] 據此可知寶薮的編纂製作始於乾隆四十六年。當時製成的寶薮雖然只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但乾隆帝卻命工匠製作了多個空寶匣，以備後繼者使用。嘉慶以後諸帝都沿襲這一成例，每當新帝即位，都要將大行皇帝的御用璽印收集在一起，統一保存，並製作《寶薮》留存。沿至清朝滅亡，各個皇帝基本都有《寶薮》存世。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就收藏有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咸豐、慈禧的《寶薮》，成為研究清代帝后寶璽的最為重要的第一手鈐印對照資料。【圖一：乾隆寶薮】

本篇論文輔以相關的印章學、題跋學和鑑賞、裝裱方法從事探討，對乾隆時期，內府所收藏的書畫名蹟，經由乾隆皇帝個人的藝術理念，而產生的鈐印與庋藏作為，做一綜合性的文獻整理和分析，俾供對藝術研究有興趣者參考。

參、歷代皇室的收藏印璽

歷代的公私鑑藏鈐印，常用來作為書畫鑑定真偽的輔助工具之一。鑑賞家透過自己的鑑定眼光，將認為是真蹟或佳作的書畫，鈐上個人或官府的鑑藏印記，在書畫的歷史上，自有相當大的意義。後世的品賞者，可依照鑑藏印記的先後、特徵等，據以推斷作品的流傳、真偽與優劣。皇室的收藏印章，一般習慣稱為「御府」或「內府」印。《歷代名畫記》卷三記載：

「前代御府，自晉、宋至周、隋，收聚圖畫，皆未行印記。」又說：「太宗皇帝自書『貞』、『觀』二小字，作二小印。玄宗皇帝自書『開元』二小字，成一印。」[5] 說明隋代以前的內府書畫，還不曾有收藏印記。到了唐朝太宗、玄宗才有個人的印章，以建元為款刻，蓋在藏品上。其時，又有〔集賢印〕、〔秘閣印〕、〔翰林印〕，各自收掌圖書定印。

五代南唐時，有〔集賢院御書印〕、〔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內司文〕等印。[6]

北宋徽宗有〔御書〕印（葫蘆形）、雙龍圓形（法書上）或雙龍方形（繪

[3] 《乾隆寶薮》收藏了從寶親王時期至乾隆皇帝，再至太上皇時期的所有鈐印，為手工裝裱印冊，現藏於法國居美美術館。法國居美美術館另有《光涵星斗》下冊，內容也收集了乾隆皇帝的各式鈐印。

[4] 《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一），卷一，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

[5] 唐・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卷三，臺灣商務印書館，pp.91-99 。

[6] 清・卞永譽撰，《式古堂書畫考》記載：

「襄陽畫學云：錦峰白蓮居士，又稱鍾峰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鍾峰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著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墨印，有此印者是典於文房者也。內合同，乃其璽，唐璽皆用內合同為御印至梁高祖始用御前之印也。」

畫上）用印，又有〔宣緜〕（連珠）、〔宣和〕、〔政緜〕、〔政和〕、〔內府圖書之印〕（方形大印，九疊文）等稱為〔宣和七璽〕。有時亦用〔重和〕、〔大觀〕等印，偶而亦用〔宣和中秘〕長圓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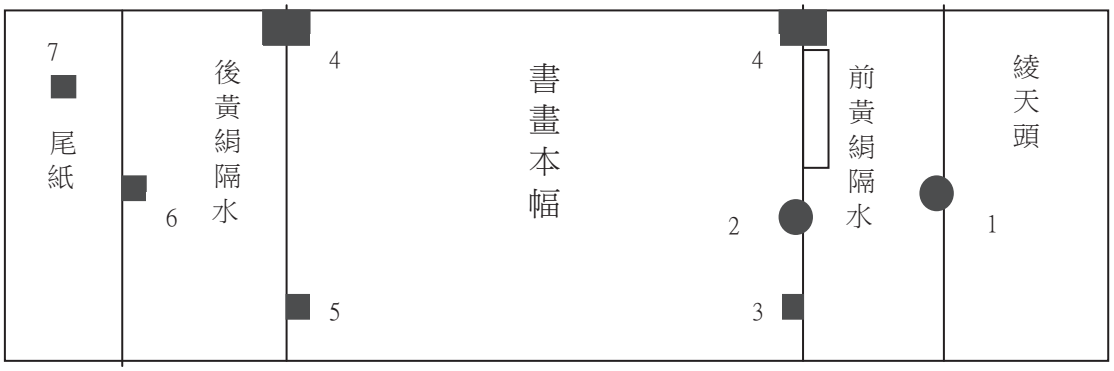
南宋高宗有〔乾〕卦圓印、〔希世藏〕、〔紹興〕（連珠形，數種）、〔睿思東閣〕、〔內府書印〕、〔內府圖書〕、〔機暇清賞〕、〔機暇清玩之印〕等。

金章宗則有〔秘府〕（葫蘆形）、〔明昌〕、〔明昌寶玩〕、〔御府寶繪〕、〔內殿珍玩〕、〔群玉中秘〕、〔明昌御覽〕等所謂的〔明昌七璽〕。

元文宗有〔天曆之寶〕、〔天曆〕、〔奎章〕、〔都省圖書之印〕、〔奎章閣寶〕等印。[7]凡進入內府收藏的書畫名蹟，皆鈐上此類鈐印。

明朝洪武年間，有〔典禮紀察司印〕，是內監掌管收藏書畫的印記，一半蓋在藏品上，另一半蓋在登錄簿冊上。[8]

以上皆是歷代著名的御府收藏用印，千餘年間流傳下來，對於用印的習慣、位置，也蔚為一套成法。以宋徽宗的〔宣和七璽〕為例，其鈐印用法如下：【表一】



宋徽宗將整套的鈐印用在書畫鑑藏上，影響了金章宗及以後的公私收藏，收藏家們競相將成套的鑑藏印加蓋在書畫上面，造成使用鑑藏印記的風氣。這種風氣流傳到清代極雅好書畫的乾隆皇帝，加以「融會貫通」，並加上個人的鈐印風格，便呈現出其鈐印的特色，也成為中國書畫藝術品不同於西洋繪畫的特殊風貌。

肆、乾隆皇帝鈐印的類別與用法

清代到了康熙時期，步入了國家的盛世。康熙皇帝不僅政治武功奠下根基，在藝術的貢獻上，也開展了滿清書畫庋藏的先聲。

康熙四十七年，聖祖敕令孫岳頒總裁，會同王原祁，宋駿業、吳暻、王銓等人纂輯《佩文齋書畫譜》，共一百卷，徵引相關典籍共一千八百四十四種，

[7] 有關元文宗內府的收藏印璽，詳見姜一涵教授所發表的《元內府之書畫收藏》，文章收錄於《故宮季刊》第十四卷，第二、三期。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

[8] 《明史》志第五十卷記載：「洪武十五年改御用監，……尋置紀事司，以宦者張翊為司正，又考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置內正司，……專糾內官失儀及不法者。旋改為『典禮司』，又改為『典禮紀察司』，陞其品秩。」雖然「典禮紀察司印」係為明代官印，但姜一涵教授認為該印可能是點收元代內府書畫時所刻意鈐印的。

開清代內府書畫收藏的新風氣[9]。其時，康熙於書畫上偶有題跋。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朝赫奕〔煙江漁艇〕軸，便有康熙皇帝抄自米芾的詩而所作的題跋，並鈐有〔佩文齋〕、〔康熙宸翰〕、〔保合太和〕三璽。康熙皇帝晚年對書畫的品賞，影響了進宮隨侍在側的皇孫弘曆，日後的乾隆皇帝不僅在文治武功方面直追皇祖，在書畫的庋藏與鑑定成就上，更超越了曾經啟發他的康熙皇帝。

乾隆時期，參與寶璽的製作機構主要有御書房所屬的刻字作、內務府造辦處所屬的玉作和牙作以及蘇州織造等。牙作主要是雕作印紐、印材，玉作既雕鈕也刻印文，刻字作主要是刻印，蘇州織造主要負責玉質寶璽的製作。皇帝寶璽在早期主要由造辦處玉作完成。鈐印刻字活計最多的工匠是刻字人朱彩，專門負責寶璽的鐫刻。

乾隆皇帝的鈐印有一千八百餘方，北京故宮現存乾隆皇帝印璽約一千餘方，瀋陽故宮、承德避暑山莊等也有收藏。乾隆帝經常使用的印章有五百餘方。這些印鈐均收錄於《乾隆寶藪》中。在《乾隆寶藪》中印璽有大、中、小、方、圓之分，乾隆帝經常使用的印章鈕式有交龍，盤龍、蹲龍、螭、鳳、龜、麒麟…等，另外，還有乾（卦）、回紋、萬字紋等，圖畫類有松亭、樓閣等。

乾隆皇帝書畫相關鈐印甚多，可分為：(一)鑑藏用璽(二)名款用璽(三)閒章等三類。茲分述如下：

一、御覽與鑑藏用璽

（一）三璽

《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初編中，繪畫作品被評為「次等」時，記載事項頗為簡單，有時只有寫「著色畫」或「水墨畫」三字，其 鈐印為：

〔乾隆御覽之寶〕。

〔石渠寶笈〕（或〔秘殿珠林〕）。

殿名鑑藏寶（如〔乾清宮鑑藏寶〕）。

乾隆皇帝即位後鐫刻的第一方印璽是〔乾隆御覽之寶〕銅印，在《乾隆寶藪》中留有著錄。[10] 在典藏物件中，凡列為乾隆帝精選過目物件，即鈐上〔乾隆御覽之寶〕，入〔石渠寶笈〕或〔秘殿珠林〕登錄者，則鈐蓋〔石渠寶笈〕（或〔秘殿珠林〕）章。

（二）五璽

在《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初編中，作品被列為「上等」者，除了著錄會詳細記載作品的尺寸、質地、款識、印章和題跋外，在書畫本身上要鈐下列五印：

〔乾隆御覽之寶〕。

〔石渠寶笈〕（或〔秘殿珠林〕）。

〔乾隆鑒賞〕。

---

[9] 康熙皇帝〔御製佩文齋書畫譜序〕，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一二五部藝術類，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本。p.3。

[10] 《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元年正月初四日記載：「司庫劉山久來說，太監毛團、胡世傑交出銅寶一方，傳旨：著刻〔乾隆御覽之寶〕，欽此。於正月初十日篆得陰文、陽文字樣二張，司庫劉山久持進交太監毛團呈覽。奉旨：著准陰文，欽此。于二月二十日司庫劉山久、催總理白世傑將刻完字銅寶一方交太監胡世傑、高玉呈進訖。」

〔宜子孫〕。

〔三希堂精鑑璽〕。

以上在著錄記載時，通常只寫五璽全，而不一一記載印文。此外尚要鈐蓋殿名的鑑藏璽，如〔乾清宮鑑藏寶〕、〔養心殿鑑藏寶〕…等，以便根據此印，找出其所在的宮殿。[11]

（三）七璽

《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續編中所著錄書畫，已不分上等、次等，鈐蓋印璽有「七璽全」、「八璽全」的記載，所謂「七璽」，包含了初編的「五璽」，再加上：

〔石渠定鑑〕或〔秘殿新編〕。

〔寶笈重編〕或〔珠林重定〕。

（四）八璽

根據清朝阮元所撰《石渠隨筆》談到「八璽全」，計有下列八璽，並紀錄了印璽的樣式：[12]

〔乾隆御覽之寶〕（橢圓朱文）。

〔乾隆鑒賞〕（正圓白文）。

〔石渠寶笈〕（長方朱文）。

〔宜子孫〕（方白文）。

〔三希堂精鑑璽〕（長方朱文）。

〔石渠定鑒〕（圓朱文）或〔秘殿新編〕。

〔寶笈重編〕（方白文）或〔珠林重定〕。

〔乾清宮（或寧壽宮、養心殿、御書房、重華宮）鑑藏寶〕。

「八璽」比「七璽」多一印者，為所在的「殿名鑑藏寶」，其餘皆同。

【圖二 ：乾隆七璽加上任一殿藏章稱為：「乾隆八璽」。】

（五）〔石渠繼鑑〕

已入《石渠寶笈》初編，而又再加以題證者，則加蓋〔石渠繼鑑〕方形朱文印。[13]

（六）〔石渠寶笈所藏〕

乾隆皇帝御筆書畫，不下數千件，編纂《石渠寶笈》的人員，奉旨凡是字畫體裁博大，有關政治及小楷極細者，皆編入該書，其餘皆不收錄。乾隆五十六年冬，阮元等負責編纂《石渠寶笈》續編的大臣，擬鐫刻〔石渠寶笈所藏〕璽（方形朱文），獲皇帝同意，用以鈐印《石渠寶笈》中所收錄的皇帝書畫作品，而未收錄的作品，則不鈐此鈐印。

（七）〔石渠定鑑〕、〔寶笈重編〕或〔珠林新編、珠林重定〕

乾隆五十六年為《石渠寶笈》續編而刻的〔石渠定鑑〕和〔寶笈重編〕。凡登錄於《石渠寶笈》的列朝及臣工書畫，方得使用。若無蓋此二璽的書畫，則無法登錄於寶笈，有的貯於庫房，有的發放到盛京，有的賞諸王或大臣。

（八）〔式古堂書畫彙考〕

[11] 那志良，《鈐印通釋》，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p.106 。

[12] 清朝阮元撰，《石渠隨筆》，廣文書局影本，1969，pp.127-128。其中所記的〔乾清宮精鑑璽〕，應為〔乾清宮鑑藏寶〕。

[13] 清朝阮元撰，《石渠隨筆》，廣文書局影本，1969，pp.127-128。

隸字紅印。考證內府書畫的時候，曾查閱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一書者，鈐蓋此印，但是所鈐不多，亦有查於卞考而未鈐印的。此印乃《石渠寶笈》續編所用印，非為卞永譽個人用印。

（九）〔古希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乾隆皇帝於七十歲時，鐫刻了〔古希天子之寶〕和〔古希天子〕等璽印，並配以〔猶日孜孜〕的白文朱印，用以感謝上蒼並砥勵自己。乾隆皇帝在所寫《古稀說》卷提到：「余以今年登七帙，因用杜甫句，刻〔古希天子之寶〕；其次章曰〔猶日孜孜〕。蓋予宿志有年至八旬有六即歸政，而頤志於寧壽宮，其未歸政以前，不敢弛乾惕，猶日孜孜，所以答天庥而勵己躬也。」[14]。他刻製了〔古稀天子之寶〕印，表明乾隆帝雖然自負但不自滿，另刻〔猶日孜孜〕璽，作為〔古稀天子之寶〕的副章相配使用。【圖三：〔古稀天子之寶〕、〔古希天子〕】

（十）〔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乾隆皇帝在《御筆避暑山莊五福五代堂記》對「五福五代」與「古稀天子」有詳明的記述：「皇祖（康熙）御書五福堂匾，賜我皇考（雍正）。……至甲辰（乾隆四十九年，時年七十四歲），余得元孫，五代同堂，為古今稀有之瑞，因即景福宮，增書五福五代堂之額誌慶。」[15]「五福」指《尚書洪範篇》中第九疇之第九「向用五福」，即：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好德、五曰考終命。乾隆皇帝自覺「八袠初開五代全」[16]，能夠五代同堂，是為古今稀有，因此鐫刻〔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以誌勝事，並鈐印在藏品的隔水、裱綾上，有此印者，表示曾於乾隆七十四歲以後觀覽過的佳作。【圖四：〔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十一）〔八徵耄念之寶〕

乾隆皇帝在《御筆八徵耄念之寶記》記載：「予年七十時，用杜甫句，鐫〔古稀天子之寶〕，而即繼之曰：猶日孜孜，不敢怠於政也。蒙眷佑，幸無大隕越，於茲又浹旬矣。思有所以副八旬開扆之慶。鐫為璽以殿諸御筆。蓋莫若洪範八徵之念，且予夙立願八十有五，滿乾隆六十年之庶徵之八，可不念乎。念庶徵即所以念萬民。《曲禮》八十曰耄，老而智衰之謂，茲逮八十，幸賴天祐，身體康強，一日萬幾，未形智衰，不可不自勉也。」[17] 鐫刻：〔八徵耄念之寶〕，以為惕勵之用。於乾隆五十五年的八十聖壽之時製作，同時又鐫刻〔自強不息〕璽作為〔八微耄念之寶〕的副章。

乾隆皇帝另有〔八旬天恩〕朱文圓印，用以感謝天眷，加恩於年入八旬的皇帝身上。【圖五：〔八徵耄念之寶〕】

（十二）〔太上皇帝之寶〕、〔太上皇帝〕、〔太上皇帝寶〕

乾隆皇帝在《丙辰元日傳位子皇帝並卻上尊號詔》中記載：「皇太子於丙辰（西元一七九六年）正月上日即皇帝位，朕親御太和殿，躬授寶璽，可稱朕為『太上皇帝』。」[18] 乾隆皇帝歸政以後，使用〔太上皇帝之

[14] 乾隆御筆《古稀說》，載於《石渠寶笈》續編，p.1403。
[15] 乾隆御筆《避暑山莊五福五代堂記》，載於《石渠寶笈》續編，p.229。
[16] 乾隆御筆《五福五代堂題句》，載於《石渠寶笈》續編，p.3846。
[17] 乾隆御筆《八徵耄念之寶記》，載於《石渠寶笈》續編，p.246。
[18] 乾隆皇帝《丙辰元日傳位子皇帝並卻上尊號詔》，載於《乾隆皇帝御製文餘集》卷之一，p.3。國立故宮博物院景印本。

寶〕與〔十全老人之寶〕。並諭嗣皇帝朝夕親聆教誨，欲至九旬以後，方行優游倦勤，因此在宮中仍沿用乾隆年號，惟對外使用嘉慶紀元。[19]

（十三）〔十全老人之寶〕、〔十全老人〕

乾隆皇帝在《十全老人之寶說》中記載：「十全記既成，因選和闐玉鐫〔十全老人之寶〕，並為說曰：十全本以紀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寶則不啻此也。……若夫老人之十全，則尚未全也，蓋君人之職，豈止武功一事哉。」[20] 乾隆皇帝於歸政前三年（乾隆五十七年）鐫此〔十全老人之寶〕，不僅紀念所開創的「十全武功」，並且用以自我期許，能夠宵衣旰食，並且敬天愛民，達到名實相符的「十全」標準。

（十四）〔三希堂〕或〔三希堂精鑑璽〕

乾隆皇帝在《御製三希堂記意》軸提到：「內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獻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遠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養心殿溫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21] 三希堂座落在養心殿西邊「勤政親賢」閣旁，由兩間小溫室組成，每小室僅有四平方公尺大小。乾隆皇帝將收藏的三件珍品存置其中，寓有「以志希世神物，非尋常什襲可並」的意義。乾隆皇帝日理萬機之餘，常臨此小書齋，品賞「三希」手卷，鑑覽高古書畫，因此內府所藏上等書畫，皆鈐有〔三希堂〕或〔三希堂精鑑璽〕等印。[22]

（十五）〔樂善堂圖書記〕和〔樂善堂〕

乾隆皇帝在潛邸時期，便有書屋名為「樂善堂」，其在《樂善堂記》中記載：「曰樂善堂者，蓋取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之意也。」[23] 乾隆在寶親王時期，初涉繪事，並開始學習鑑賞繪畫，其時使用印璽為〔樂善堂圖書記〕和〔樂善堂〕。在清代高其佩〔廬山瀑布〕軸的詩塘上，便鈐有〔樂善堂〕印一記。

（十六）此外尚有鑑藏用璽如下：

〔淳化軒〕、〔煙雨樓〕、〔畫禪室〕、〔懋勤殿鑑定章〕、〔靜寄軒圖書印〕、〔歡喜園〕、〔毓慶宮書畫記〕、〔經史笥〕、〔學詩堂〕、〔寧壽宮續入石渠寶笈〕、〔樂壽堂鑑藏寶〕、〔淳化軒寶〕、〔淳化軒圖書珍秘寶〕、〔養心殿寶〕、〔避暑山莊〕、〔靜寄山莊〕、〔煙雨樓寶〕。

二、名款用璽

（一）〔寶親王寶〕

乾隆皇帝於潛邸時期，所留下的印璽甚少，如郭熙〔關山積雪圖卷〕中所題七言詩，落款為「甲寅夏六月寶親王長春居士題」，而鈐有〔寶親

[19] 劉潞，《古稀天子乾隆》，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初版，p.259。

[20] 乾隆皇帝《十全老人之寶說》，載於《乾隆皇帝御製文三集》卷四，p.13。國立故宮博物院景印本。

[21] 乾隆皇帝《御製三希堂記意》，載於《石渠寶笈》續編，p.1217。

[22] 2012 年 5 月 19 日中國時報報載：「乾隆皇帝一枚「三希堂」玉印，十七日在英國倫敦由寶龍行（Bonhams）拍賣，最後被一名中國買家以三百四十萬英鎊（約合新台幣一億五千萬元）的高價得標，寶龍行中國藝品部主任海曼說，這枚皇家印璽流失已久，之前只能在皇室珍藏書畫上看到它的印文」。

[23] 乾隆皇帝潛邸時期所作《樂善堂記》，載於《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八，p.7，國立故宮博物院景印本。

王寶〕，及〔鳶飛魚躍〕二璽，前有〔芝蘭室〕一璽。[24]

（二）〔乾隆〕

到了乾隆皇帝登基以後，所用的名款鈐印，變化甚多，有滿文、篆文、八卦文（三：乾字），所鐫刻的鈐印，「乾」「隆」兩字分刻，大都採天圓地方（上圓下方），陰陽對比的連珠款刻方式。【圖六：〔乾隆〕與白玉〔乾〕字璽】

（三）〔乾隆宸翰〕

乾隆皇帝工詩文法書，每遇有御筆親書的文件或藏品，輒鈐以〔乾隆宸翰〕鈐印。陽文篆書〔乾隆宸翰〕，鈐於御筆書畫上。宸：原指北極，即紫微垣，後借指帝王居所；翰：古以羽翰為筆，凡用筆所書者曰翰。宸翰專指帝王筆墨之跡。此璽通體青黃色，中有血斑。隨形雕鴛鴦荷花，印面四周陰刻。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九方此印。

（四）〔乾隆御筆〕

乾隆皇帝親作書畫作品，非由代筆者（所謂「御製」）所作，皆鈐〔乾隆御筆〕，以別於代筆。

（五）〔乾隆御賞〕、〔御賞〕、〔幾暇鑒賞之璽〕、〔乾隆御玩〕、〔乾隆御賞之寶〕、〔乾隆御覽之寶〕（方形大印）【圖七：〔乾隆御覽之寶〕】

以上各印為乾隆皇帝於賞玩書畫珍品後，所鈐於作品上的御用鑑藏印。其中〔御賞〕印在乾隆十年以前的《石渠寶笈》初編中出現最多。

三、閑章

乾隆皇帝在書畫庋藏上，所用的「閑章」甚多，隨性所喜，並沒有一定的規律。因此，依《石渠寶笈》初編和續編所登錄的印璽，依照字數分別羅列如下：

（一）壹字印：

〔壽〕字長方形白文朱印。【圖八：長〔壽〕印璽】

（二）貳字印：

〔太璞〕、〔古香〕、〔清玩〕、〔澂觀〕、〔染翰〕、〔神品〕、〔有竹〕、〔絜矩〕、〔中和〕、〔抑齋〕、〔如如〕、〔潑墨〕、〔宸翰〕、〔桴居〕、〔寫生〕、〔寫心〕、〔體仁〕、〔浴德〕、〔叢雲〕、〔齊物〕、〔墨雲〕、〔研露〕、〔志雅〕、〔垂露〕、〔鑑古〕、〔心鏡〕、〔乾健〕、〔保泰〕、〔樂天〕、〔含輝〕、〔芝閣〕

（三）參字印：

〔席上珍〕、〔德充符〕、〔用厥中〕、〔翌太和〕、〔得佳趣〕、〔雲霞思〕、〔見天心〕、〔德惟一〕、〔如是觀〕、〔朝日輝〕、〔漱方潤〕、〔歡喜園〕、〔生秋庭〕、〔道寧齋〕、〔德日新〕、〔務時敏〕、〔虛愛人〕

（四）肆字印：

〔天根月堀〕、〔惟善為寶〕、〔惟精惟一〕、〔幾暇臨池〕、〔擒藻為

[24] 乾隆皇帝青宮時題詩於郭熙〔關山積雪圖〕卷，載於《石渠寶笈》初編，p.782。

春〕、〔含豪邈然〕、〔所寶惟賢〕、〔自彊不息〕、〔自強不息〕、〔會心不遠〕、〔忠孝之家〕、〔內府珍秘〕、〔比德、朗潤〕、〔會心不遠〕、〔永寶用之〕、〔猶日孜孜〕、〔幾暇怡情〕、〔慎敬日強〕、〔寓言于物〕、〔旰食宵衣〕、〔內府書印〕、〔內府圖書〕、〔如水如鏡)、〔茹古含今〕、〔追琢其章〕、〔得大自在〕、〔碧桐書院〕、〔學鏡千古〕、〔涵虛朗鑒〕、〔觀書為樂〕、〔筆端造化〕、〔蓄畜經訓〕、〔半榻琴書〕、〔用筆在心〕、〔涵養用敬〕、〔扇以淳風〕、〔含經味道〕、〔摛藻為春〕、〔天龍三昧〕、〔天府珍藏〕、〔初學之筆〕、〔章志尊仁〕、〔典學勤政〕、〔日臨在茲〕、〔穌供檢中〕、〔得象外意〕、〔根祇一誠〕、〔意在筆先〕、〔善與人言〕、〔神動天隨〕、〔有孚惠也〕、〔會心不遠〕、〔煙雲舒卷〕、〔千潭月印〕、〔涵虛朗鑑〕、〔禮園書圃〕、〔執兩用中〕、〔筆華春雨〕、〔滿紙雲煙〕、〔鏡清砥平〕、〔萬有同春〕、〔虛衷徵照〕、〔雲溪為章〕、〔所賞為賢〕、〔含味經籍〕、〔惟善為寶〕、〔游六藝圃〕、〔信天主人〕、〔修辭立誠〕、〔含英咀華〕、〔辭淵體道〕、〔圭璋文府〕、〔天地為師〕、〔與物皆春〕、〔辭尚體要〕、〔公聽並觀〕、〔成性存存〕、〔稽古愛民〕、〔鳶飛魚躍〕、〔靜挹古香〕、〔陶治性靈〕

（五）伍字印：

〔中心止水靜〕、〔忘機心宇曠〕、〔秀色入窗虛〕、〔愛竹學心虛〕、〔吟詠春風□〕、〔體道粹涵養〕、〔即事多所欲〕、〔心以靜堪寄〕、〔新藻發春妍〕、〔琴書道趣生〕、〔研精固得趣〕、〔水月兩澂明〕、〔靜中觀造化〕、〔讀書依竹靜〕、〔飛躍天機適〕、〔清供耳目謀〕、〔取益在廣求〕、〔至味寓澹泊〕、〔擁水月在手〕、〔清吟寄遐思〕、〔樂意寓靜觀〕、〔心清聞妙香〕、〔所樂在人和〕、〔陶治賴詩篇〕、〔煙雲無盡藏〕、〔深心託毫素〕、〔几席有餘香〕、〔妙意寫清快〕、〔清心抒妙理〕、〔廣闢天門聰〕、〔琴書道趣生〕、〔契理亦忘言〕、〔攜筆流雲藻〕、〔中得天地心〕、〔微言晰纖毫〕、〔詩書悅性存〕

（六）陸字印：

〔稽古右文之璽〕、〔內府書畫之寶〕、〔化天氣為全施〕、〔樂萬民之所樂〕、〔松竹一庭道心〕、〔喜書古人書存〕、〔長春書屋御製〕、〔周甲延禧之寶〕

（七）柒字印：

〔大塊假我以文章〕、〔落華滿地皆文章〕、〔眾華勝處松千尺〕、〔觀天地生物氣象〕、〔敲詩月下周還久〕、〔有吾與點也之意〕、〔一甄香乳聽調琴〕、〔入眼秋光盡是詩〕、〔箇中自有玉壺冰〕、〔繪月有色水有聲〕、〔洗盡粗氛爽氣來〕、〔孔顏樂處誰尋得〕、〔書史研求遵古訓〕、〔羲皇上人我不為〕、〔桑麻藝植愛豳風〕、〔豳風無逸念民依〕

乾隆皇帝鐘情於晉唐兩宋繪畫，是以鈐印較多，留白處幾乎鈐滿。傳世最早的山水畫是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卷》，開卷有：〔太上皇帝之寶〕、〔石渠寶笈〕、〔寧壽宮續入石渠寶笈〕、〔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中間有：〔乾隆御覽之寶〕，尾處有：〔古希天子〕、〔壽〕、〔八徵耄念之寶〕等印文。【圖九：〔展子虔遊春圖〕】

乾隆皇帝在書畫作品上，常用的閑章共壹佰玖拾壹方，大多數在《石渠寶

笈》初編著錄中即已出現，在乾隆六十年間，陸續延用。本文收錄鈐印實由《明清畫家印鑑》[25]、《晉唐以來書畫家、鑑賞家款印譜》[26] 和各種故宮藏畫複製品中採樣而來。

伍、乾隆皇帝書畫鈐印的鑑定

綜觀兩岸故宮博物院重點書畫，可知乾隆時期書畫鈐印的習慣，經過《石渠寶笈初編》著錄的書畫應鈐〔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和殿藏印。經過皇帝鑑定為「上等」書畫，則加鈐〔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鑑璽〕和〔宜子孫〕印；在《石渠寶笈重編》著錄的鈐蓋以上諸印外，加蓋〔石渠定鑑〕和〔寶笈重編〕。

書畫的鈐印位置，皆有定制。立軸上蓋〔乾隆御覽之寶〕橢圓印或〔太上皇帝〕一類的大印，大多在畫幅正上方或稍偏，〔乾隆鑑賞〕圓印在左上方，〔三希堂精鑑璽〕與〔宜子孫〕對章，鈐在畫幅的左中側或右中側，〔石渠寶笈〕或〔秘殿珠林〕長印和殿藏印蓋在畫幅上左或右側。

在卷軸或冊頁上，〔太上皇帝〕、〔避暑山莊〕、〔圓明園〕一類的大印都是蓋在引首和後隔水或前後附頁上，〔乾隆御覽之寶〕橢圓印及殿藏印蓋在畫中心上方。

乾隆皇帝七十歲以後加蓋〔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寶〕；八十歲以後鈐蓋〔八徵耄念之寶〕朱方大印。日後嘉慶時期編入《石渠寶笈三編》的作品，加鈐〔嘉慶御覽之寶〕、〔寶笈三編〕等印。【圖十：〔寶笈三編〕、〔珠林三編〕收藏鈐印】

乾隆八年編纂《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初編時，乾隆皇帝諭曰：「內府所藏書畫，何者貯乾清宮，何者貯萬壽殿、大高殿等處，分別部居，無相奪倫，俾後人披籍而知其所在。」《石渠寶笈》與《秘殿珠林》著錄記載着內府書畫彙總清單，存放處所為重華宮、養心殿、靜寄山莊、御書房[27]、乾清宮、學詩堂等，存放在各處的書畫必定登錄並蓋有所藏宮殿的〔殿藏印〕。日後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寶笈》各編也都依此體例，由此可以判斷入宮的書畫名跡，是否傳承有序，其真偽也可從此略窺一、二。【圖十一 1-4：元代倪瓚繪〔容膝齋〕立軸，收藏鈐印】

陸、結論

日本史學研究學者杉村勇造在其所著的《乾隆皇帝》一書的自序中曾經說過：「十八世紀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國家，而其中心人物，乃是統治者乾隆皇帝。他生於此世紀的初期，而於西元一七九九年以八十九歲的高壽崩殂。此帝在六十年的治世中，遺留下頗多偉大的事蹟，現在中國藝術史研究的

[25] 孔達、王季銓合編，《明清畫家印鑑》，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1982。

[26]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編纂，《晉唐以來書畫家、鑑賞家款印譜》1-4冊，香港藝文出版社印行，1964。

[27] 大紀元報，2013.2.16.報導：法國的艾德拍賣行（Artcurial）曾於 2012.12.7. 以112 萬歐元價格在巴黎拍賣成交乾隆皇帝的玉璽，此印璽高 2 厘米，長 4.5 厘米，整體為翠玉，上面刻有「御書房鑒藏寶」六個字。一個名叫歐洲保護中國藝術協會(APACE) 的組織認為，這枚玉璽是 1860 年英法聯軍從北京圓明園掠奪來的。

領域中，只要是貴重的文物，大多與該皇帝有所關連。」[28]

誠如這位學者所言，乾隆皇帝將中國的文物，無論是書畫、典籍甚至工藝器物，以其豐碩的物力資源和個人的喜愛，不斷地收藏與整理。十八世紀正是乾隆皇帝將國勢推向最高峰的時候，不僅在政治、軍事上獲致極高的成就，更難能可貴的是，以帝王之尊於百無餘暇之時，竟能如此熱衷文化事業的推展，並將美術工藝的製作，不斷地發展以達於顛峰，這種對藝事的支持與推動，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無怪乎只要是研究中國近代的藝術史，凡是貴重的文物，或多或少都與乾隆皇帝有所關連。因此需要對乾隆的庋藏有所認識，在研究工作上，才能有所助益。

乾隆皇帝的書畫鈐印影響了中國書畫收藏的面貌，其意義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鈐印可作為鑑定乾隆皇帝御用寶璽真偽的重要依據。乾隆皇帝製作的御用寶璽數量不小，但到底製作了多少，其大小、印文、質地、鈕式如何，由於檔案的缺失都無從查考。而《乾隆寶薮》則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收錄了絕大部分的乾隆寶璽，成為公認的鑒定乾隆御用璽印的重要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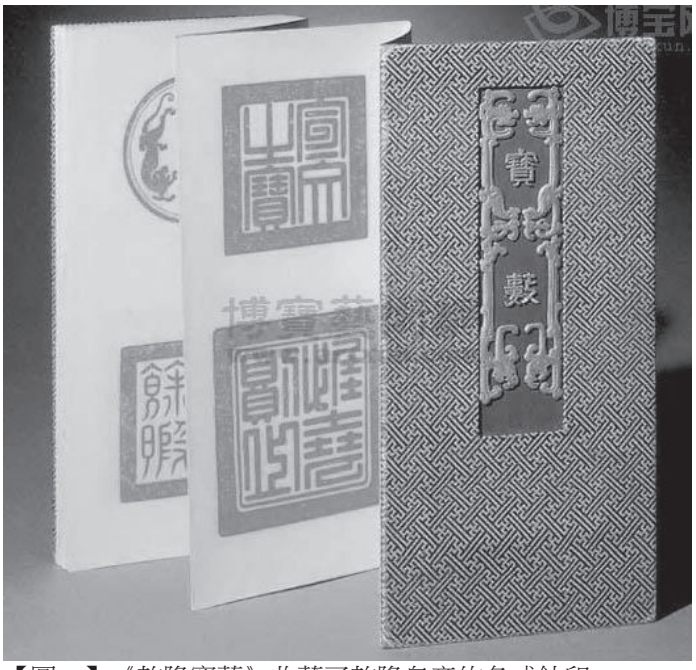
二、鈐印可作為鑑定乾隆御筆書畫真偽的重要依據。乾隆皇帝具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對書法亦十分喜愛，政事之餘經常揮毫潑墨，留下了大量作品。這些作品最後大多被裝裱成冊、卷、軸等不同形式的保存起來，其上多鈐蓋寶璽。從《石渠寶笈》與《秘殿珠林》一至三編中查考其尺寸、內容、徵貌，藉以知悉書畫是否流傳有序，鑑定書畫名跡真偽之參考。

三、鈐印可作為研究乾隆皇帝思想的重要資料。《乾隆寶薮》中著錄的御用璽印，許多都隱含詩畫與為人處世的寓意，乃乾隆皇帝心境或價值觀的寫照，如：「稽古愛民」、「虛衷澂照」、「所賞為賢」…等，都是他的藝事、政事活動的寫照。從乾隆皇帝所鈐用閑章的用辭遣句中，可以明白地看出乾隆皇帝的文學修養和文人情懷，其所鈐於書畫作品的閑章，必也要意義、贊語合於作品內容和等第，因此從閑章的用辭來看，也能斷出乾隆皇帝對各幅作品的評語和欣賞的程度，可以算是皇帝觀覽書畫以後，最言簡意賅的另一種品評鑑定的方式。

乾隆皇帝對藝術的鑑賞，重視文人畫與文學性的表現。由於玩賞的癖嗜，於是多在書畫及器物上落款題跋與鈐印，造成文物原貌的改變或受損，後世以為是其最應負的責任。然而瑕不掩瑜，其留下數以萬計的書畫及器物收藏，只緣肇基於其喜嗜與識見。乾隆皇帝以後清代的藝術發展，則每況愈下，以致空留餘韻。沒有乾隆皇帝的藝術收藏，則無今日兩岸故宮博物院的宏模，因此乾隆皇帝藝術風貌的呈現，有其藝術史上的特殊意義。

[28] 杉村勇造著，《乾隆皇帝》，日本二玄社株式會社印行，1961，自序。

圖錄



【圖一】《乾隆寶藪》收藏了乾隆皇帝的各式鈐印。



【圖二】乾隆七璽加上任一殿藏章稱為：「乾隆八璽」。





【圖三】〔古稀天子之寶〕、〔古希天子〕



【圖四】〔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圖五】〔八徵耄念之寶〕



【圖六】〔乾隆〕與白玉〔乾〕字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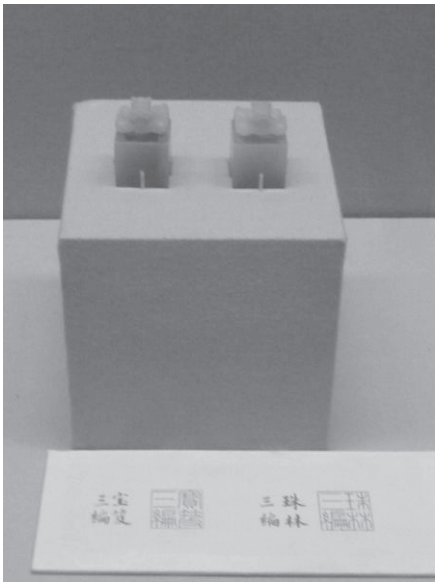
【圖七】〔乾隆御覽之寶〕



【圖八】長〔壽〕印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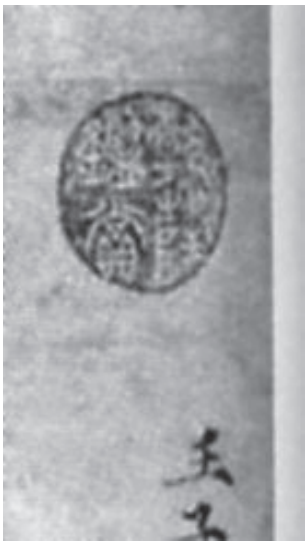
【圖九】〔展子虔遊春圖〕收藏鈐印：開卷有：〔太上皇帝之寶〕、〔石渠寶笈〕、〔寧壽宮續入石渠寶笈〕、〔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中間有：〔乾隆御覽之寶〕，尾處有：〔古希天子〕、〔壽〕、〔八徵耄念之寶〕等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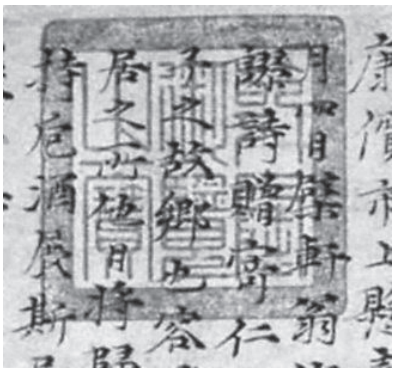


【圖十】〔寶笈三編〕、〔珠林三編〕收藏鈐印









【圖十一】元代倪瓚繪〔容膝齋〕立軸，收藏鈐印： 正中有〔乾隆御覽之寶〕、右上〔乾隆鑑賞〕、左側依序為：〔石渠寶笈〕、〔養心殿鑑藏璽〕、〔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

參考書目

一、典籍：

1.卞永譽 ，《式古堂書畫彙考》， 台北市，正中書局影本，1958。

2.阮元，《石渠隨筆》，台北市，廣文書局景印本，1969 。

3.阮元、張照、梁詩正、勵宗萬、張若靄等編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續編、三編， 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景印本，1969。

4.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5.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景印本，1976。

6.康熙皇帝〔御製佩文齋書畫譜序〕，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一二五部藝術類，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本。

二、專書：

1.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上海市，文物出版社，無出版年。

2.孔達、王季銓合編，《明清書畫家印鑑》， 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3.那志良，《鈐印通釋》，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4.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編，《故宮書畫錄》， 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1955。

5.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編，《晉唐以來書畫家、鑑賞家款印譜》1- 4冊， 香港，藝文出版社，1964。

三、期刊：

1.張華芝撰，〈古書畫上的「御覽」天地〉，《 故宮文物月刊》第103期，1991.10.。